

## 《燃烧》反映的现代人生存状况

吴昊旻

(郑州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1)

**摘要:** 李沧东的新作《燃烧》在戛纳电影节上取得了 3.8 分的最高场刊评分。《燃烧》展现了李沧东用电影表现生活的一贯坚持。电影通过三个人生经历截然不同的年轻人之间错综复杂的故事, 表现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本文从身份、孤独和愤怒三个关键词着手, 分析了电影《燃烧》中所体现的现代人的生存状况。自我身份追问的不可得, 内心孤独感的不可疏解最终会导致不可压抑的愤怒。李沧东通过《燃烧》反映出了现代社会中的人的真实生存困境。

**关键词:** 《燃烧》; 身份; 孤独; 愤怒; 饥饿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李沧东的电影《燃烧》是改编自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烧仓房》, 同时结合了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烧马棚》。电影讲述了人生经历各不相同的三个青年相识后发生的故事。兼职快递员目标是成为作家的李钟秀偶然重逢了童年邻居申惠美, 年轻的两人彼此吸引。惠美前往非洲旅行结识了富有的本。以惠美为连接点, 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钟秀和本相识了。当三人在钟秀家小聚时, 本向钟秀透露了自己烧塑料棚的癖好。之后, 惠美谜一般的消失了。钟秀在不断地追寻惠美的下落中, 将目标锁定在了本身上。最终用大火燃烧了自己心里的嫌疑人本。电影最终给观众留下的是谜一般的故事, 惠美是生是死? 本杀了惠美吗? 但在这迷雾中, 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李沧东通过电影表现出的现代人的生存状况。三位主人公虽然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 但都深陷在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中, 无法逃离。

### 一、 身份

电影《燃烧》相较村上春树短篇小说《烧仓房》强化了两位男主角之间的社会对立关系, 三个主人公处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正因社会地位的巨大差距, 三个人的故事显得更为神秘。同时, 也可以看出李沧东在电影中对身份问题的关注。身份用来描述存在于现代个体中的自我意识。现代自我被理解为是自主的和自我反思的,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把个人主义、批判和

自主行动的权利，看做是现代主体性的三个主要特征。<sup>1</sup>《燃烧》中三位主人公作为现代个体在各自所处的位置上用自己的人生对现代社会“身份”这一关键词进行了诠释。

### （一） 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的核心是自我身份的认定，身份需要以自我作为其依赖之物。身份认同是对“我是谁”的确认与反思。身份认同既是自我对心灵与精神内在世界的探索，他促使其生长、发展、完成。同时，取得身份认同又需要与外在客观世界的沟通，自我形象在他人关照中得以呈现，自我乃他人之馈赠。在当代社会，世界变得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流动性，身份认同变得更为困难也更为重要。电影《燃烧》中的钟秀、惠美和本都面对着各自的身份认同问题。

李钟秀是身份迷失者，他对于自己的身份认知是混沌的。正因为无法定位自己的身份，钟秀选择将身份问题抛之脑后，浑浑噩噩地度日。服完兵役退伍回来的钟秀当着快递员。当儿时邻居惠美偶遇钟秀询问其近况时，钟秀说自己一边做着快递员的兼职一边写些东西，为了当上真正的作家。文艺创作系毕业的钟秀有当作家的意愿，但在整部电影中，钟秀却从未真正动笔进行过创作。被父亲的律师客套地问到想写什么小说时，钟秀的回答只有木讷的“还没”。影片后半段钟秀第二次到访本的家被问写什么小说时，钟秀的回答是“我现在还不知道该写什么小说。对我来说，世界就像谜语一样”。因为外在世界的混乱，因为内心世界的混沌，所以钟秀迟迟没有动笔，不敢去探索自我，不愿去问“我是谁”。他一直在逃避。退伍后找了快递员的工作满足温饱，父亲出事后便搬去坡州家照看家里的几头牛，钟秀似乎去哪都可以，干什么都无所谓。他回避一切思考，一切追问，努力将自己的思想固定在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上。钟秀知道在庞杂的世界中，作为默默无闻的底层人寻求自我身份认同将会经历的困难与内心煎熬。所以他选择了不想不问，庸庸碌碌的生活方式，忽视精神世界对自我的追问。但惠美的出现，惠美对自己人生的不断追问和探索影响着钟秀这个逃避者的内心。

申惠美是寻找身份者。她是一位促销女孩，背负巨大的卡债，住在阴暗的出租屋里。她本应该天天为了生活与温饱而担忧，但她却更关注自己的内心，自己的心灵世界。申惠美虽然经济拮据却报名学习哑剧。在路边小店给钟秀表演吃橘子的哑剧，讲非洲喀拉哈里沙漠里布希族的故事。对布希族来说，世界上有两种饥饿的人，分为Little hunger 和Great hunger。Little hunger 是指肚子饿的人，Great hunger 则是为生活意义而饥饿的人。我们为什么活着？人生有何意义？终日探寻这种问题的人，布希族认为这种人才是真正饥饿的人。惠美努

<sup>1</sup>鲍德温等著.陶东风译.文化研究导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31 页

力攒钱去非洲旅游，去见见她觉得很帅的 Great hunger，去寻找自己生存的意义。

本则是个不断地强调身份者。本处在阶级的上层，年纪轻轻，不知道在做什么，很有钱，是谜一样的存在。他的生活就是在玩，像他自己所说“玩和工作已经渐渐没有区别了”。本在度过轻而易举的人生时，内心充满了挥之不去的无聊与空虚。因此本需要不断地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强调自己的身份，他告诉钟秀自己烧塑料棚的爱好。本每两个月就要挑一个田野里没人管的破旧塑料棚烧掉，这种行为让他感到喜悦。当他看着燃烧的废弃了的塑料棚最终化为灰烬便感受到来自骨骼深处的贝斯的低音。本不做判断，直接将那些塑料棚视为本就该被点燃本就该消失的存在。他处在绝对至高的地位，他执行着使它们消失的使命。本喜欢做菜，“因为能自由地做出自己想的，自己要的东西。还有更棒的一点，是我能吃了它，就像是人类向神奉上祭品那样，我为自己做好祭品，然后自己把那吃掉”。本做着自己的神，并不断地确认着自己的这一身份。

## （二） 身份压迫

李沧东不仅描写了三位主人公深陷在自己的身份认定的沼泽中，同时也表现了身份压迫的社会现象。在社会生活中，身份包括着我所拥有的一切，如身体、能力、房子、家庭、工作、财富、荣誉。而社会也很容易通过所拥有的所属物来将人进行划分。在《燃烧》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阶层上的身份压迫，家庭观念中的身份压迫。

电影中，三位主人公的交往是社会上不同阶层之间的碰撞。钟秀和惠美是为生活而奔波的平民人物。惠美打着散工，做着临时促销员的工作。钟秀则兼职快递员，后回到坡州老家照料家里的农场。而本则是富人的代表，钟秀称他为“韩国的盖茨比”，不知在做什么，年纪轻轻十分神秘的富豪。他悠闲地旅游，开着保时捷，在豪宅里煮着意面。钟秀在本的朋友聚会上总是一言不发，唯唯诺诺，尴尬得要命。他与这些“韩国的盖茨比”之间有着巨大的隔膜，钟秀感受到他们对自己的不屑和自己的自卑。当惠美在聚会上忘情地讲着在非洲的所见所闻，他们脸上流露出对谈话的无兴趣和冷漠。他们让惠美当众表演饥饿之舞，仿佛在看看马戏团的小丑表演。这时的本在打哈欠，他对惠美对周遭的环境都没有任何兴趣。当惠美消失后，他身边又出现了新的同样来自底层的年轻女孩，他带她参加朋友聚会。那女孩讲着自己免税店工作的故事，本再一次打了哈欠。我们不知道本对钟秀所讲的烧塑料棚的爱好是否真的暗指他喜欢烧女孩。但他对那些塑料棚的态度——“那些又没用又肮脏得碍眼的塑料棚，它们好像都在等着我把它烧了呢”——同他对女人的态度是一样的。他差不多两个月一换的女友，对社会底层女孩的钟爱，家中卫生间抽屉里摆放的各种不同式样的女性饰品和

惠美的消失似乎都表明了本所谓的烧塑料棚爱好背后的实质。当钟秀问道被抓到怎么办时，本很确定地回答着“抓不到的，绝对”。韩国的警察不在意那种东西，那些众多又无用的“塑料棚”。这是不同社会阶层所拥有的权力的不同的体现，本是那个吸大麻，烧“塑料棚”又永远自信可以逃脱的人，而钟秀则是无力阻止，也永远无法得到答案的焦虑的人，惠美则是被烧的即是消失也不会被人注意的人。这是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身份压迫的体现，上层阶级主宰一切，而下层阶级只是无用的可以使其消失而毫无人关心的存在。

同时，在钟秀父亲因暴力事件被法院起诉这条支线上，我们可以看到家庭观念中的身份压迫。钟秀的父亲有愤怒调节障碍，他随时可能对任何人施加暴力。这次钟秀的父亲向公务员挥动了椅子导致对方右侧手臂骨折。钟秀痛恨父亲，痛恨父亲对自己愤怒的管理无能。但同时，他又屈服于家庭观念。他写不符合事实的请愿书恳请里长和邻里签名，他将独来独往的父亲写成是淳朴的农夫、有人情味的邻居。钟秀痛恨父亲却又替父亲撒谎，他曾被父亲要求烧掉母亲的衣物而那时的情景一直深深印刻在钟秀心里。而在最后，钟秀似乎也只有暴力一条路可以走，他将刀深深插入本的身体里而后放火烧掉了本的尸体。

### （三） 孤独

孤独是电影《燃烧》反映的现代人生存状况的又一主题。人在本质上虽然是无法完全互相了解的，但能在互动中得到爱和理解从而获得归属感。弗洛姆曾对孤独的来源进行了解释：“人由理性主导的一些认识——对自己短暂的人生旅途的认识，对或生或死均不由己而发出由衷感叹的认识，对客观世界总是违背自己的主观意愿的认识，对自己孤立无援或与世隔绝时的认识……所有这些，都会让他深深意识到在社会和自然的巨大威力面前自己是多么的渺小，以至他对自己很多的欲念都感到力不从心，生活就是这样像一个无形的圈子把他囚禁于其中——不管他堪不堪忍受。”<sup>1</sup>当人类进入物质文明爆发的时代，精神世界的忧虑与困惑也明显增加了。孤独似乎成了现代人的常态。

惠美与钟秀是社会上大多数青年的缩影，他们或苦苦追寻存在的意义而受尽苦难或一头扎进生活的深渊而渐渐麻木。他们都是孤独的。惠美努力地在做一个 Great hunger，她存钱去非洲旅行。她动情地讲述在沙漠看日落的情景，“其他人都有伴儿，只是我一个人。待在那里的时候，独自一人的感觉太强了。觉得我自己一个人，跑这么大老远干嘛来了？可是太阳一下山，那遥远得一望无垠的地平线上出现了晚霞。一开始是橘黄色的，然后成了血

<sup>1</sup>艾西弗洛姆著，萨茹菲译.爱的艺术[M].西苑出版社,2003:120 页

一般的火红色，之后又变成了紫色，蓝色。然后越来越暗，晚霞消失了。突然间眼泪就流下来了。啊……看来我到了世界的尽头了。这么想着，我也好想像那晚霞一样消失掉。死太可怕了。如果能像最初就不存在那样，消失掉就好了。”惠美去寻找她的身份，她的意义，但一趟遥远的旅行并没有让她找到自己。她想向上，就像她跳的饥饿之舞——一开始两只胳膊平行肩膀深处，手朝下舞动，然后慢慢手抬到头顶，向天空舞动——她努力从 Little hunger 向 Great hunger 攀登。但事实是这个引流而上的过程不会有任何结果，她被她的生活扯住了攀登的脚踝。惠美有着巨大的卡债，她身无分文。她说本和自己在一起因为自己有趣，她也知道本不会让她的生活改变，她不可能通过本脱离自己的生活沼泽。惠美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她找寻不到她的存在、价值、尊严。面对外界的条件自己又无力支配人生，束手无策和孤独感充斥她的内心。她找不到自己的归属地，就如同她对钟秀说的“她曾住过的房子没了，一点痕迹都没剩下”。家人让她在还完卡债前不要出现，母亲和姐姐没人记得或根本没人知道她小时候掉下枯井，一个人呆在那儿几小时的事情。她也没有靠得住的朋友，她孤身一人。惠美信任钟秀，但同样在生活沼泽中挣扎的钟秀却无法真正读懂惠美。当惠美赤裸上身落在落日余晖中再次跳起饥饿之舞时，钟秀却对惠美说“你怎么能那么轻松当着男人的面脱衣服，妓女才那么脱衣服呢”。两个个体并不能通过彼此分享来消除孤独，孤独的内在性正在于此。两方孤独的交会生成的是两方新的孤独，仍然各自孤独，而不会因为“融合”而使人超越了其孤独的境遇。<sup>1</sup>

钟秀在努力融入这个社会，成为其中的一个个体，以此逃避像惠美那样寻求生命意义而与世界发生猛烈撞击最终陨落的悲剧。在资本主义社会，他自愿的成为一个工具，以此生存。但不安感，孤独感却无法消除。因为居于这个世界一角的钟秀是无法与这个世界产生连接。因为他对于他生存的世界是无价值的。他的自我没有财产的支持，他没有声望和权利，他在社会关系中什么也不是。同时，在家庭中，他也没有王的地位，他被母亲抛弃，在父亲的权威下生存。而拥有一切的本也是孤独的，“这种虚无并不是一种静态意义上的空洞、空虚，不是说像蓄电池样需要充电和填满。这种虚无从根本上而言通常来自于人们的主观感觉”<sup>2</sup>。本的生活里没有需要得到的，在他出生时，他已经得到了一切。他需要一些刺激使自己意识到自己存在着，生活着。所以他吸大麻，他烧塑料棚，他通过掌控一切来释放自己的主宰倾向使自己从空虚中解脱出来。本甚至刻意地向钟秀透露一些带有倾向性的线索将惠美的消失指向自己，他不戳破钟秀跟踪自己的事实，他享受位于上帝视角的自己，他享受操控别人带

<sup>1</sup>黄曼.现代性孤独探析[D].北京邮电大学,2016:18 页

<sup>2</sup>罗洛·梅著,郭本禹方红译.人的自我寻求[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1 页

来的快感。本通过掌控他人来消减自己的孤独。所以当惠美告诉本，钟秀是这个世界上她唯一相信的人，钟秀是会始终站在她那边的人。本嫉妒了起来，活到现在还从来没嫉妒过谁的本嫉妒起了钟秀。因为本知道自己的孤独，自己通过扮演王掌控他人的游戏永远无法使自己从孤独中解脱。本知道没有人真正依靠自己，真正相信自己，真正属于自己，但钟秀拥有过。

孤独感就这样困住了钟秀、惠美、本，困住了所有人，将所有人淹没。三个主人公没有任何一个成功地从孤独的生存困境中解放。他们伴随着孤独感各自走向了故事的结尾，惠美像烟一般消失地无影无踪；钟秀用大火燃烧了本也试图燃烧掉困住自己的世界；本在生命的最后给钟秀的拥抱可以理解为使自己从无尽虚无中解脱的感谢。

#### （四） 饥饿与愤怒

《燃烧》中多次提到 Little hunger 和 Great hunger 的故事，影片引导我们关注饥饿。电影不单单是在说一般意义上饥饱的问题，更多的是灵魂的饥饿。正如克尔凯廓尔所说：“一个人的生活不是有了肉吃有了酒喝就可以打发的；那灵魂也是需要喂养的呀！”钟秀、惠美和本都是灵魂的饥饿者。惠美苦苦追问生命的意义，寻找自己的身份，却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她在她生存的社会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找不到自己的意义。她的灵魂是饥饿的。当她挑着 Great hunger 之舞时，她的灵魂也在哀嚎。钟秀最开始选择了接受与沉沦，因为成为一个 Great hunger 对于处于社会下层的他来说只是徒增痛苦。他毫无生活的方向，不问生命的意义，他的灵魂是贫瘠的。当钟秀渐渐因惠美的影响而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内心，面对这个世界时，他感到自己的弱小，自己的卑微，自己的空洞。最后，他因这饥饿而愤怒而狂躁，用暴力用大火燃烧了一切。物质富裕的本的灵魂同样是饥饿的，空洞的，所以他通过不断地吞噬他人来填补自己灵魂的孤独与空虚。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追问一个问题，Little hunger 和 Great hunger 真的有层级关系吗？还没有解决一般的饥饿问题的人难道就不能追问生存的意义吗？就不能探索自己的存在吗？就不能得到身份的认同吗？惠美追问的无结果，钟秀的逃避和愤怒似乎说明了在他们生存的世界里，Great hunger 所探寻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无解的。

饥饿使人最终走向愤怒走向崩溃。钟秀面对惠美的消失，本的游戏态度，自己的孤独和虚无，最终同他厌恶的父亲一样，选择用暴力解决一切。钟秀将刀插进本的身体里，结束了本的生命，又点燃了大火，使本彻底地消失了。影片以钟秀的愤怒的物象化——大火作结。愤怒也是导演李沧东给出的关键词。李沧东曾表示“做电影的每个电影人都该有自己对生命和人生的看法，电影的本质其实就是生活，但电影是体现真实的艺术，电影必须去寻找被生

活隐藏的真实。”<sup>1</sup>而在《燃烧》中他关注的便是年轻人的愤怒，“现在的人们好像在世界的任何地点，国家与宗教，无论是哪个阶层都以各自的理由在愤怒。在那其中年轻人的愤怒也成为问题，韩国的年轻人不也正经历着艰难吗？难以就业，对于现在感受不到任何希望。就算这样，未来也不见得会有所改变。并且找不到愤怒的对象而更加感到无能为力。然而，可能在他们看来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变得越来越干练，越来越便利，就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看起来十分正常的世界就像个巨大的谜语一样。”<sup>2</sup>在这巨大的谜语中生活的人们找不到真相、找不到出路。由此产生的虚无感和孤独感充斥在每个人心中。这种虚无超越了性别、阶层，是一代青年共有的危机，甚至也超越了时代本身。

影片《燃烧》中钟秀、惠美和本的故事最终是个谜，就像这巨大的谜语般存在的世界一样。但《燃烧》所展示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是真实的存在。人对身份的困惑，人的难以摆脱的孤独感和因身份焦虑和孤独所最终导致的愤怒，这些都确实存在，也在等待着被解决。

#### 参考文献

- [1]李作霖.身份认同与文学批评[J].中国文学研究,2012(02):124-128.
- [2]单俊,方小莉.身份、自我与自我认同[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7(01):73-77.
- [3]艾西希·弗洛姆.著,萨茹菲译.爱的艺术[M].西苑出版社,2003.
- [4]黄曼.现代性孤独探析[D].北京邮电大学,2016.
- [5]艾西希·弗洛姆著,刘林海译.逃避自由[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 [6]杨静芝.当代大学生的孤独现象研究[D].北京工商大学,2013.
- [7]罗洛·梅著,郭本禹方红译.人的自我寻求[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8]水草.李沧东:电影的本质就是生活[J].电影,2008(01):89-90.
- [9]李沧东,吴正美.李沧东生存意义的舞-与李沧东导演的简短对话.《燃烧》发行公司提供给记者的报道资料
- [10]圆首的秘书.李沧东与村上春树联手燃烧或存在另外一种可能[J].北京青年报,2018(07):第 B04 版聚光灯

<sup>1</sup>水草.李沧东:电影的本质就是生活[J].电影,2008(01):90 页

<sup>2</sup>李沧东,吴正美.《寻求生存意义的舞-与李沧东导演的简短对话.《燃烧》发行公司提供给记者的报道资料

## Modern Men's Existential Dilemma in *Burning*

Wu Haomi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Abstract:** *Burning*, Lee Chang-dong's new drama, has finished top of Screen's Cannes 2018 jury grid with a record score of 3.8 out of 4. *Burning* shows Lee Chang-dong's consistent adherence to expressing life with movies. The film tells the intricate story of three young people who have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s, that expresses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modern people. This paper focused on the three key words of identity, loneliness and rage. Through the above three viewpoint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modern people in *Burning*. Embarrassment of self-identification and unsolvable inner loneliness eventually lead to irrepressible anger. Lee Chang-dong reflects the real survival dilemma of people in modern society through *Burning*.

**Keywords:** Burning; Identity; Loneliness; Rage; Hunger